

T9299/0121(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五經類纂卷之四

吳會 施仁編集

維揚 孫應鑿批點

河東 任養心校閱

辨說

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成敗利鈍之

所關也當春秋時臨利害決死生而譽者

諛諂之士抗言特論敵國不敢違志主者

爲之靈激事克有濟爲邦家光辭其可以

已乎是故詞門之間也微者則遷之矣衛

左粹類纂卷之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會施仁編集

維揚孫應鰲批點

河東任養心校閱

辯說

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成敗利鈍之

所關也當春秋時臨利害決死生而蹇蹇

諤諤之士抗言特論敵國不敢逞志主君

為之霽威事克有濟為邦家光辭其可以

已乎是故周鼎之間也微滿則遷之矣衛

侯一藩也微賜則俘之矣鄭不晉鄙以有
僑在越及吳平種實為之辭其可以已乎
吁繼此而相闔從衡之徒出土氣索然矣

○周

倉葛不服晉 國語

王襄以陽樊賜晉文公 王絀翟后翟人奉王子帶以攻
上王出奔鄭晉文公納之故勞

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人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

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

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 叛今將大泯其宗祊 廟

謂而幾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 討將

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

習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 其應

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 言舉兵非義
故威贖而人

弊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

陽不承獲甸 不得承命
為甸服而祇以覲武 反見詩
於晉臣是以懼

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

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

也乃出陽民 放令
去

王孫滿對楚問鼎 左傳宣公三年

楚子 莊伐陸渾之戎 秦晉所遷
于伊川者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

聖德通二言而
周鼎重於萬鈞

夏之方有德以
下見在德不在
在

應至定鼎于郊
以下見天祚
也

實所以折不臣
之心

天子與諸侯之
陪臣爭由可憐
哉然人臣無將
郤氏隨以滅亡
豈足異者

示威以
勝周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馬禹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為寶楚之問蓋欲奪之周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九州之鑄

鼎象物鑄金為鼎而著遠方物形于其上百物而為之備見其形而預為之備使

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不順之物螭魅罔兩

山川神怪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

遷于商載祀六百商有天下六百年也載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爾雅云

商曰祀 載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時成王

定鼎于郊鄘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劉單折晉郤至 左傳成公十一年

晉郤至與周爭鄆田溫別邑王命劉康公王季子單襄公朝

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郤氏舊邑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

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撫有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忿生

為武王司寇 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桓王奪其邑以與鄭遂叛

狄 又不能於狄而奔衛所滅襄公勞文公而賜之溫

文公嘗納襄王湯文公 狐氏陽氏先處之狐秦陽處父先食采於溫

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郤

至勿敢爭

卿士爭政天子
已不能官人矣
又不能自決而
待諸侯之卿聽
之

瑕禽不下王叔

左傳襄公十年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二子王卿士

王右伯輿晉侯悼使士

使士

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周禮命夫命婦不躬

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

瑕禽坐獄於王庭

坐獄訟故名使其屬

士句聽之王叔

之宰曰箠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

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時從者七人伯輿之祖其一也

牲用備具

王賴之

為王備犧牲共祭祀

而賜之駢旄之盟

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

以犬雞

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

也從

王以至

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

放於寵

所刑所放皆自寵出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皆受

吾能無箠

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下之

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

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要契約辭也伯輿辭直王叔無

以應之也

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子朝徧告諸侯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景王崩子朝以庶長作亂劉蚩單旗立猛尋卒復立

句是為敬王尹氏立子朝敬王出子朝使告于諸侯曰

入晉知躒趙鞅帥師納敬王故子朝奔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

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顛覆而

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

有惡疾

諸侯

辭侯志借巧
又刻

莫不並走其望

祀羣神

以其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

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周召二公去其所居之位與治

王之政事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厲王之流宣王尚少養於召公之家及能為君

一公共立之而致其宮攻於王

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

順用愆

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郕

攜王幽王

少子伯服也褒姒所生王欲立之而廢太子宜曰宜曰奔申中伯與大戎攻殺王諸侯廢伯服立宜曰是為平

東遷則兄弟之能用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

周生頹禍心

子頹莊王庶子惠王之叔也為國邊山等奉子頹以伐周立頹以為王

施及

于叔帶

叔帶惠王之子襄王之弟也通于后隗氏王廢之后狄女頹叔奉帶以狄師攻王

惠襄

辟難越去王都

惠王避于頹之難適櫟襄王避于帶之難處汜

則有晉鄭咸黜

不端以綏定王家

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

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

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

謂靈王景王時

王室其有間王位

間奪王位者謂朝也今子朝反以為王猛

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

子朝反以為晉已上皆妖言

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

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有天

下壹行不若

專為不

謂先王何常之有

無常法

唯余心所命

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

不相弔恤者

以行亂于王室侵

欲無厭規求無度貫

習

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犯齊盟

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

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至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將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立長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救其憂而謀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主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魯

羽父長滕於薛

左傳隱公十一年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

薛祖奚仲，夏所封。

滕侯曰：

我周之卜正也。

卜官之長。薛庶姓也。

任姓。

我不可以後之。

公隱

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展喜卻齊師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

衛嘗伐齊，齊怒，魚自盟，衛故來伐。

公

僖

使展喜犒師，使

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魯亦姬姓，故不與任齒。

待命一言孝公
豈能上倍其君
遂建其祖

王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敢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
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
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
也載書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
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

孟文子不弛宅

國語

夫公欲益已宅
而及兩臣之居
優偏甚矣兩臣
者援引先命諉
借已罪以却之
何其宜也

文公欲弛孟文子

穀

之宅

欲毀之

使謂之曰吾欲利子

於外之寬者

地寬

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

表之章也

有貴賤

宅章之次也

有章服者

祿次之食也君

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

有其位則治其署服其章居其次食其祿以立

政事為

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

汝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君之

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

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有

夫位則當受

公弗取滅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守其官

可以蓋穆伯

公孫敖嘗淫乎莒

而守其後於魯乎

邱敬子不弛宅國語

公欲弛邱敬子同之宅亦如之如謂孟文子亦曰吾對欲利乎於外之寬者對

曰先臣惠伯叔彭生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祚

者有數矣君有祭而賜之昨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

數矣奉使出入以幣將君命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

事也命職事於臣無乃違乎遠而不便出入請從司徒以班徒

次司徒掌里宰之政比夫家眾寡之官也敬子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徒里舍也公亦弗取

季文子逐莒僕左傳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宣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行使司冠出諸竟曰

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隊曰見

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

以觀德則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法也德以處事德之凶也

制事之是是非非事以度功事之是非所以量功之成否功以食民以功之成否為養之

厚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

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

在九刑不忘周刑書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

養父母逐鳥雀但形容其愛有惡此篇凡二段先段引周禮誓命以明莒僕之不可不去後段引元愷凶凶以明莒僕之不可不誅典麗嚴整

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
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居於
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
錦隤數擣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
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
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愷而獨言禹事舉大以見其餘舉八元使布

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八元獨言

契事亦舉其大者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類之醜物之惡與夫心之頑口之嚚此皆人之不可

友者不才子與之親密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此驩也少皞氏有不才

子段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此共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檇杻此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

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此三舜臣

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

按尚書注流共王於幽州北裔也放驩兜於崇山南以裔也竄三苗於三危西裔也殛鯀於羽山東裔也

禦螭魅螭山神魅在物是以堯崩而天下如同心戴舜以為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舉八元之功曰納於百揆百揆

時序無廢事也此舉八愷之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此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而為天子今行父

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

免於戾乎朱氏曰宣公以篡得國而行父不討顧乃逐莒僕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托莒僕以

假與宣公先齊求晉與

其甘心其美決非假托其僕以劫持宣公

劫持宣公也彼宣公果人也同宜羞愧汗下無措躬之所矣真氏曰行父歷數莒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止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獍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也哉

子叔嬰齊復季文子於晉左傳成公十六年

宣伯叔孫僑如通於穆姜宣公夫人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

告卻孺晉卿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

乎成今其謀曰誣譖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

亡而已蔑從晉矣雖亡亦不事晉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時文子從我斃蔑也時獻子留而事晉蔑有貳矣

卻孺於欒范此正兩立必不容者故欲去季文子而假欒范以中其心欲其必去之也

殺之時文子從晉我斃蔑也守公宮

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茗

丘用僑如公成使子叔聲伯嬰請季孫於晉免郤犇曰

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執而殺之吾與子國親於公室

親魯甚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僑如淫於穆姜而欲專子必聞

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

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季孟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屬他國以魯之密

邇仇讐謂齊楚亡而為讐使魯亡而屬於齊治之何及郤

犇曰吾為子請邑請邑於魯以悅其心對曰嬰齊魯之常

隸也敢介因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請釋行父若

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燮謂欒武子書

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不受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辭

不食皆先君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

赦季孫

孟獻子借鄆於晉左傳襄公四年

公襄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悼享公公請屬鄆鄆助

魯出晉侯不許孟獻子仲孫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

齊而願固事君晉無失官命徵發鄆無賦於司馬言鄆無貢

於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失則見罪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子服湫復季平子於晉國語 左傳昭公十三年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執季平子人

昔人愬於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昭公遂辭魯昭公不見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惠伯湫

見韓宣子起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

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若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

取朝歌欒盈奔楚自楚奔齊齊莊公納盈不克伐晉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

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踦踦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

次於雞俞晉地與邯鄲勝晉大夫趙勝擊齊之左左軍掎止

晏萊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

不急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

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

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

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

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

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語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荀曰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

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

十二國會於平丘魯獨不與可耻甚矣然晉無德義而以兵力脇之上要天子之老軟血可謂妄肆之極其不與又似無輕重者獨惜其數朝於晉三至於河不得入昭公竟無發憤之心視勾踐保栖於會稽魯報吳燕

昭王破燕之後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其材品志意奚帝霄壤

蠻夷折邦首

詳允

惠伯及責晉
恐諸侯之二之
也故令叔魚劫
季平子以歸季
氏專魯而意如
尤為罪首晉人
若執叔魚之詞
問南蒯子仲奔
叛之由聲罪致
討以去強宗有
何不可惜其徒
知以威勝魯國
而不知以義正
季氏豈非晉之

許卿專權以地
人家權臣耶

是會也孔子凡
二言一却萊兵
一改載盟一罷
禮子貢謂其
緩之斯來動之
斯和豈偶然者

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一臣必有二主

他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

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死晉可也若曰

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

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

乎對曰不能鮒也能羊舌鮒乃使叔魚鮒叔魚見季孫

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叔魚坐叔虎與欒

微武子宿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

之賜再生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

於西河西使近河言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

待禮禮遣

孔子相會夾谷左傳定公十年

公定會齊侯景於夾谷齊數伐魯孔丘相犂彌言於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好

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

則不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

辟之去萊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汝不以

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夫揖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得汶陽田乃以三

百乘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

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

出門犧尊象尊朝廟中酒器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享不備禮穢薄如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

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

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

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子服何拒吳徵百牢左傳哀公七年

公哀會吳於郟吳王夫差方圖伯吳來徵百牢饗禮子服景伯何

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

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士鞅聘昭公享以十一牢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

牢之初用七牢士鞅怒加四牢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上公九牢

伯七牢子男五牢若亦棄禮則有淫過者矣周之玉也制禮上

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太數也自子至亥為十二辰故象之今棄周

禮而必曰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遺患乃與之

子貢拒吳召季康子左傳哀公七年

景伯據理而吳聽失在吳矣

吳青鸞無禮故
子貢以吳之先
亦無禮若人之

吳大宰嚭召季康子

肥

康子使子貢

端木賜

辭大宰嚭曰

國君道長

奔走於道大而長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對曰豈

以為禮畏大國也

不敢虛國盡行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

徵百

苟不以禮豈可量也

包藏禍心

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

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

端服委冠也

仲雍嗣之

太伯無子雍繼之

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其效吳俗權以避害也

子貢止吳尋盟

左傳哀公十二年

公表會吳於橐臯吳子

夫差

使大宰嚭請尋盟

郈之盟

公不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

固

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

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

改也

已

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

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子貢復衛出公於吳

左傳哀公十二年

衛侯

出

會吳於郟茨人藩衛侯之舍

以辭吳盟拘之也

子服景

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

主明地者

主歸餼

會所以

以相辭也

各盡禮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

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

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恐其叛

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

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

以二失恨之
辨哉

若執衛君是隋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隋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子服何不屈於吳 左傳哀公十三年

吳人將以公 哀 見晉侯 時吳王夫差與晉定公盟於黃池 子服景伯對

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

伯合諸侯 伯諸侯之長 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

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

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

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

吳人好兼并故以之

人信巫鬼故恐之以宗祝吳人愛強大故鄙之以執賤

半邾以屬於吳 三百乘 而如邾以事晉 六百乘 且執事以伯

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 景伯名何 立後於魯矣 不避將以二

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地 謂大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

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言

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

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 適

惡名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子貢復成邑於齊 左傳哀公十五年

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孟氏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

襲成成叛於齊子服景伯如齊時魯及齊平子貢為介

見公孫成宿曰人皆臣人而汝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

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

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以邑人齊使魯有危亡之禍將焉

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

成子告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謂衛與齊同好而魯不肯景伯揖

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亦願昔晉人伐衛討從

齊為衛故伐晉冠氏邑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

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致之吳人加敝邑以

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闡吳之伐齊之取皆為邾故寡君是以寒心行

厚待魯薄故恐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

乃歸成

○晉 士蔿築城不慎左傳僖公五年

晉侯獻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驪姬欲立奚齊言於公使重耳居蒲

夷吾居屈故為之城不慎固實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

首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禍而憂者必召憂以對之無

戎而城讐必保焉無寇而城者必召寇以據之寇讐之保又何慎焉

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所

修德而固宗子
其言似是然以
重可夷吾之城
為寇仇之保此

何言也當時夷
吾訴之重耳不
訴無亦知獻公
驪姬之愛不能
奪將必有讒人
我問以堅其心
著歟

以小人之言恐
之以君子之言
變之

不敢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
堅固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
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驪姬諧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

奔翟使賈華伐屈夷吾奔梁呂氏曰羣公子之出於相
莊者獻公之從父昆弟也

士為逢公之惡反覆陷之死地使公屠其宗族昆弟如
刈草菅畧無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
獨難於其子耶此所以來驪姬之諧也驪姬之諧襲吾
諸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襲吾城聚之術也是故開獻
公殘忍之心者士為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
士為也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左傳僖公十五年

秦伯穆伐晉戰于韓原以背施
閑糴故秦獲晉侯惠以歸在秦
二月

而許晉陰飴甥取呂飴甥也
食采於陰會秦伯穆盟于王城秦伯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

憚征繕以立圍也立大子圍
以為君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

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

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

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
不報施秦豈歸君君

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

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謂還
惠公秦可

以霸納而不定言初納之廢
而今執之廢而不立而因遂廢之以德為

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

侯歸

此以下則飴甥自致之言極相和術致秦伯為之動且是意也

重耳欲辟舍報楚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公子重耳處翟十二年而行及楚自鄭楚子成饗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

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

何以報君曰雖然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弓末之右屬橐鞬橐以受箭以與君周旋及

城濮之戰果辟楚三舍以報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

而守之文而有禮詞華而約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晉侯無親惠公多忌克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

無格自別

楚子此言既知君又知臣又知天命

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之

寺人披見文公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公獻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

翟及入于曲沃獻公卒惠公賂秦而求入惠公卒懷呂

卻呂瑕甥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文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

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

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入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

四卷 詳見 寺

披曾斬文公之
袂其之齊桓則
管仲之射中帶
鈞也桓相仲而
文公令披行故
披引以為証文
公非披幾何免
於難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
在獻公時則為蒲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
在惠公時則為狄人
能為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君若
易之反桓公之所為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言將自去
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穆于王城公宮火瑕甥
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真氏曰披可謂
方獻惠時重耳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
重耳豈得為忠丁公為頃羽將而私從王終以被戮漢
景帝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
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
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公見之遂
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非賢而能之此不惟內臣
所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里鳧須見文公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文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公出竊藏以逃盡

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

覆心覆則圖反所為皆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

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無不何必罪居者國君

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解揚不辱命左傳宣公十五年

楚子莊圍宋殺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景欲

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

悉起將至矣虛言以懼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

蓬用採采納則
不當復罪其竊
然而賞其忠

百六

解揚知此大義
故亦不辱君命

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宋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上有樓櫓可以望遠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墜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成君命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知瑩不知所報左傳成公三年

最有味見楚
歸瑩非其本心
以瑩父佐中軍
也

共王四問而知
瑩四答不几不
隨能重本國而
不失鄰好辭旨
渾涵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邲之戰楚獲晉知瑩晉射殺楚襄老囚穀臣至是以徃求之於是荀首楚佐中軍矣

故楚人許之王共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

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

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

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

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

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

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

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報事其弗敢違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士燮使魯徵兵左傳成公八年

晉士燮來聘言伐邲也景公使燮徵魯師以其事吳故先是吳

及吳公成賂之請緩師文子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

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後是寡君不得事

君也言欲絕魯燮將復之季孫行懼使宣伯僑帥師會伐邲

呂相絕秦左傳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曰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

以昏姻獻公以女作姬嫁秦穆公天禍晉國驪姬之難文公如齊惠公如

秦避驪姬也無祿謂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

能奉祀于晉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秦獲惠公于韓

亦悔于厥心尋以呂甥之言歸之用集我文公納重是穆之成也

成安晉之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

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奉者朱氏謂是

楚子送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鄭人我文

禮詐相傾秦晉故智本無專直但此文旁引曲証錯落縱橫如萬馬馳驅而不失銜勒三軍決驟而各中紀律一闔一闢乍放乍收亦文之最可

迷已之功過為
崇護救秦之罪
曰加詆誣

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而與秦圍之鄭實未嘗侵秦也此皆文致之辭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燭之武言於穆公穆公與盟不敢斥言故

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人造于西云秦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當時初無有欲致死于文大夫者此亦文致之辭

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

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秦師過殺初無伐晉之殄滅

我費滑滑國都於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謂晉同姓撓亂我

同盟謂鄭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納文而懼

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晉敗秦于般猶願赦罪于穆公穆

公弗聽而即楚謀我使闞克歸楚求成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臣所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

公我之自出康公穆姬之子晉之甥也又欲闕翦我公室納公子雍傾覆

我社稷帥我蠹賊以來蕩擗我邊疆猶蟲之食禾也雍之來晉實召之以

此罪秦其誣甚矣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于令狐康猶不悛入我

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宮翦我羈馬河曲涑川王官羈馬皆晉地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

君之嗣也秦桓公立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

不惠稱盟惠然其盟利吾有狄難晉滅赤狄時入我河縣焚我箕

部河箕部晉三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

聚晉聚兵拒秦于輔氏君亦悔禍之延長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

四卷 詳見 三十一

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

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

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卻犇盟秦伯于河西君又

不祥背棄盟誓秦伯歸即背成白狄及君同州狄與秦俱在雍州君之

仇讐而我之昏姻也杜氏以為文公納季隗考之隗乃赤狄之女恐非君來賜

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

于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狄雖應秦命而心實

憎其無信是用告我狄來言晉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

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

三公穆康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

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言之以懲不一已上述楚共諸王來告之詞

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來親寡人帥

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

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安靖諸侯豈敢徼

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才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

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或和或戰

辛俞從欒盈國語

欒懷子之出欒盈以母故逐於范宣子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

氏者為大戮施陳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平

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

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再世以下主之大夫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目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叛以煩司寇公說乃遣之

欒盈致辭於周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謂范將逃罪重於郊甸謂見無所伏翼戴王施

尤而効之謂盈
已有過而我忘
欒氏之功而罪
之是過亦在我
乃効其過也

焉

賜之命服

其子鷹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

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

將歸死於尉氏

刑

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

靈

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

焉使候出諸轅轅

女叔齊不盡治杞田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晉侯

平

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

弗盡歸也

晉悼夫人

平公母

愠曰齊也

叔侯名齊

取貨先君若有知也

不尚取之

尚當取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

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

八國皆

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

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禮用夷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得何

盡歸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無月不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

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責夫而焉用老臣無用

我責

趙武求楚釋魯叔孫豹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晉趙武楚公子圍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會季武子宿

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

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鮒相趙文子武欲求貨於

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言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蹇臣

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

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

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於墻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行季處國守有自來矣吾又誰怨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若不與彼必不肯止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

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謂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

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

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

辟汚勞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不任

勞難而不守不守節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

其能有臣能此二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

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豹諸侯誰

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如鄆一彼一

此何常之有或歸莒王伯之令也三王五伯引其封疆

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

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自無

令王諸侯逐進狎更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

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

能辯焉吳濮有釁吳在楚東濮在楚南此設言也楚之執事豈有顧盟

言伐必取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不必禦去煩

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

孫

叔向屈齊於盟 左傳昭公十三年

晉成虎祁平公築宮於虎祁之地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

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昭

使叔向告劉獻公擊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

叔向因諸侯之有間而陳兵示武是之謂以刃服人

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天子公卿大夫自稱曰老請帥

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言將助齊討齊叔向告於

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

之敗有事聘朝而無業貢賦事則不經常有業而無禮經則

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

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信義

不明則棄恭棄恭則無威無威則無禮無禮則無經無經則無業百事廢矣所由傾覆也是

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

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十二年之中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

盟于方岳之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自是興晉禮主盟以此禮主

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所用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

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

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

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示將戰諸侯畏之甲

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叔向辭魯於盟左傳昭公十三年

晉自重丘之後會盟引大夫至此再合諸侯蓋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似有可為之機惜乎叔向以晉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乃導以威力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亦止此矣

晉合諸侯于平丘將尋盟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
 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貞以魯之故晉侯不見
 公昭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
 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椒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
 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
 君有用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
 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
 之憂子仲公子熱也與南蒯同謀季氏南蒯以費叛子仲奔齊其庸可棄志乎若秦
 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聞其
 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問際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

于平丘公不與盟

范鞅難於納魯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會於扈謀納公也

魯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奔齊齊景公不能納復有求於晉

宋衛

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鞅

取貨於季孫如謂司城子

梁宋樂祁犁與北宮貞子

衛北宮喜

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

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

請囚於費請以五乘亡皆不許

君又弗克而自

出也

戰不勝而奔齊

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

既伐而復安

天救之也休

息

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

伐人而說甲執冰

箭箭

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

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

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

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不敢自用事君如

在國每歲納馬與從者之衣履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

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

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復命於君

董褐使吳吳國語

吳晉爭長未成吳王夫差會晉定公于黃池將盟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諸侯

我為伯邊遠乃至以越亂告時越襲吳獲太子友吳王懼乃合大夫

而謀王孫雄為畫計欲挑戰以激晉乃戒令秣馬食士服兵擐甲既陳

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

今大國越錄次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

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

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救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

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

翟楚秦億安負恃式用也安恃其眾而不用征伐戎翟楚秦卑周者將不長弟以力

征一二兄弟之國責晉不帥長幼之節而伐同姓孤欲守吾先君之班

爵爵次當為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退則不可不可不及今會日薄矣

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不可在今日不得事君

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

董褐還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之察言觀色似得

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若獸被毒而暴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

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

與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請貞於陽卜以火發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

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

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責吳廢朝

聘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責吳僭號君有短垣而自

踰之以垣踰禮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

責以名號遂為首屈

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不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

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

順從君命長弟先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

先軟晉侯亞之

楚隆使吳越左傳哀公二十年

越圍吳報夫趙孟無降於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

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

曰黃池之役先主簡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

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欲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

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

...

齊雖不能及趙
蓋憂之亦不忘
先之故歟

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間犯上國多矣聞君親

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

入吳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

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簡子初名鞅自得

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

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

才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

遣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生憂使生寡人死之不得

矣欲死不王曰溺人必笑自喻所吾將有問也史黯何

以得為君子史黯晉大夫蔡墨也吳伐越時蔡墨言對

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蔡

聲子復楚伍舉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子朝相善

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護罪楚人曰

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逐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

鄭郊班荆布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議歸聲子曰子行也

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弭兵聲子通使于晉為楚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

如此開卷便有
張

警為國者以下
歷為指陳以見
楚必死刑

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
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聲子名聞之善為國
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
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
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酒食賜下無不厭食足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

子儀雍子子靈
晉責皇凡四大
校正見楚必淫
刑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為謀主
豈非楚國有材
晉實用之

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
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不能用于儀之亂。楚莊王幼，令尹子孔使子儀守其材析公
奔晉。析公子儀之黨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
楚伐鄭，晉欒書救之，遇楚師於繞角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
也。若多鼓鈞聲，同其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
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
此析公為晉謀以害楚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楚不能正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

楚納宋叛人魚石於彭城宋圍彭城楚伐宋晉救之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道

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

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宜

者遣而逸楚囚欲使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

魚石歸楚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子辛死之以陳叛故

罪歸於辛而殺之則雍子之為也此雍子為晉謀以害楚也子反側與子靈

巫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

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

之乘車射御驅侵中國戰法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

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

靈之為也此巫臣為晉謀以害楚也若敖之亂越椒楚若敖之後代聞般為令尹殺薦賈

將攻莊王伯賁越椒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

主鄢陵之役晉伐鄭楚救之遇於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

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誘

令楚人貪已使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新車

不復顧左右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四

王時子重將左軍子辛將右軍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呂錡射共師

燿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此賁

今又有甚於此
以下危言以激
之于木安得不
動殊有指點然
聲子雖為伍舉
而發皆楚晉往
逐實事有賢不
庸必授他邪自
貽伊感可以為
鑑

觀佗之辭於靈
公與私於長弘
信辭給矣

皇為晉謀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
以害楚也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
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不以為
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衛 祝佗長衛於蔡 左傳定公四年

劉文公 蚩 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楚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既

會同難嘖有煩言 嘖至也至有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

公曰善乃使子魚 字作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

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兼 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

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

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 將 將長蔡於衛

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

將先衛信乎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

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 正 天下於

周為睦 以盛德獨見親厚 分魯公以大路 金路錫同姓 大旂 交龍

三十五

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半壁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弓名

殷氏六族條氏徐氏簫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

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六族就周而受周公之命是使

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加厚為七百

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成王伐奄

令屬魯使撫其遺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分康叔以大

路少皞旗名精茂旃旌大赤之旗也精染赤草名茂旃也通皞為旃析羽為旌大呂

鐘名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幾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

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衛所受朝宿邑取

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衛所受湯沐邑聃季授土周司空

陶叔授民周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朝歌皆啓以商政

疆以周索皆總魯衛言開以政因殷之風俗治其疆用周之法度分唐叔以大路

密須之鼓闕鞞甲名姑洗鐘名懷姓九宗唐之餘民職官五正五官

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大啓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

皆叔也武王成王之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

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

間王室其毒也管蔡導武庚作亂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放蔡叔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

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名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

第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

官管叔蔡叔成叔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

曹為伯甸以伯爵居甸服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

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奔楚夷叔其母弟也猶先

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蔡甲午莊公

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平公藏在周府可覆視

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

告劉子蚩與范獻子鞅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 燭之武退秦師左傳僖公三十年

晉侯文秦伯穆圍鄭以其失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

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文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

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縣城見秦伯

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

執事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鄰之厚

君之薄也秦地亦必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行李小行人也李本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

晉乃秦之敵鄭近於晉而遠於秦秦得鄭而晉攻之勢必至者

故秦不但不圍而且戍鄭也
述許君焦瑕正見晉不可與同事秦安得不戍鄭焉

晉君賜矣

納惠公

許君焦瑕

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朝濟而夕設版焉

一濟河而歸隨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

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謂晉必闕滅秦

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

孫戍之乃還

叔詹盡辭就烹

晉國語

晉文公伐鄭反其埤

反揆也埤城上女垣

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

許曰予我詹而師還

文公過鄭時叔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

詹請往鄭

伯文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

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

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

狀

按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詹云然謂淫放於曹不禮公子與觀駢脅之罪同耳

棄禮違親

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

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

述前諫詞今禍及矣尊明

請禮公子勝患

遇亂

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

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

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襄公行成於楚

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子

莊

圍鄭

以貳於晉

克之鄭伯

襄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

天

不祐于天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詹固請以往
正自料其言足
以及文公之心

楚莊兩言殊美
得大國之度

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

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徵福於厲宣

桓武鄭四君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息滅鄧滅黃滅

夔滅江滅六滅蓼滅庸克權皆以為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謂必如此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望得其國退

三十里而許之平

伯駢使晉左傳襄公八年

楚子囊貞伐鄭討其侵蔡也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

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倣而師徒也而汝以討亂亂作

而侵畧者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

蔡獲司馬燹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

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

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翦盡也言楚覆滅鄭始盡無所控告民死亡者

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

子楚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於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石彘復良宵於楚左傳襄公十一年十三年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晉悼公三駕之師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奭

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

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

之鄭良霄太宰石奭猶在楚石奭言於子囊貞曰先王

卜征五年征行也謂巡守前五年卜之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卜皆占

則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不能修德與晉競行人

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貴者多則勢相偏今良霄使在楚乃除鄭相偏之患

睦而疾楚以固於晉不偏則睦疾楚則事晉固焉用之使歸而廢其

使鄭之遣霄正欲楚執之而得堅事晉今歸之則廢其遣使之本意怨其君以疾其大

夫而相牽引也今鄭不和則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子產對晉徵朝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晉人徵朝于鄭晉平公召鄭簡公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

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

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不敢斥言晉侯執事不禮於寡

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

之役晉伐鄭鄭行成而盟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伐而曰申禮蓋飾辭也

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

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驥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朝而曰觀釁亦飾辭也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晉伐鄭鄭

行成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一不齊也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

以宗器以受齊同盟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正朝

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鄭使彛從良霄告楚楚執之而曰歸討者亦飾

也辭溴梁晉平公新立會諸侯于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致仕公孫夏從

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酎重釀酒也時釀酒新熟平公薦於

廟而嘗之鄭君適以此時朝晉亦執胙以壯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齊莊公即位而

新服于晉遂為澶淵之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不朝之

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

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徵朝其無乃不

堪任命而翦爲供讐翦削也見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

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子產獻陳捷於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報陳從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

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闕父舜之

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

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封舜之後於陳夏之後於杞商之後

云則我周之自出陳爲周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桓公

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陵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圻問何戎服則指文公布命各燦然有章故趙武受之而孔子以爲美辭之功也

於是陳亂蔡人欲立其出陳厲公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

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公皆我

之自立夏氏之亂徵舒弒靈公成公播蕩奔又我之自入自

因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

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其欲逞志於鄭者不可億度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請晉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陳從楚伐

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上

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謂陳侯喪服擁

社使男女自囚待命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敢侵小對曰先王之命

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法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

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差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

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

卿士城濮之役晉伐楚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

戎服輔王令鄭文公戎服以傳襄王以授楚捷不敢違王命故也士

莊伯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武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

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

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

為功慎辭哉

子產復印董父於秦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印董父戍城麋邑楚人囚之楚侵鄭至其邑出與戰而見囚以獻於秦

楚與秦同役故獻之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吉為令正

以其習精典之

達彼我之情
故有不言言必

作辭

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言董父不可得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

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言必不肯棄大名貪小利

若曰拜君之

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

歸功於秦

則董父可得

弗從遂行

以貨往

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

用其辭而

後獲之

游吉使楚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鄭伯

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不受聘而遣還

曰宋之盟

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

諸晉而以告

問鄭君應來朝否

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

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以歲之不易

以歲荒不得親朝

聘於下執事

不敢斥言楚君

今執事有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

以大夫不得預楚之政令

必使而君棄而封

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

焉

謂諸侯皆楚

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子產壞晉館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

簡

以如晉晉侯

平

未之見也

以魯襄公喪故

子產

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

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言輪幣以見已
之勤於職貢舉
文公以見晉之
優於諸侯信子
之有辭

何無以待諸國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厚其

墻垣以無憂客使令客使不以寇盜憂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

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

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文伯名請命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

來會時事隨時朝會逢執事之不間無暇而未得見又不獲聞

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

實也非薦陳之見君而獻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

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官

室卑庳小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治險阻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塗黝

聖諸侯賓至甸人設庭燎周秩官曰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僕人巡宮夜行

車馬有所安處賓從有代代役巾車脂轄主車之官以脂塗其轄隸人

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有廢缺則巡察教其不知

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無寧寧也言待賓如此寧復有患乎不

畏寇盜而亦不患燎濕今銅鞮之官數里晉離宮而諸侯

舍於隸人舍如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

天厲不戒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

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

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受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安其知之矣

子羽卻楚逆女以兵左傳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許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

謂羽之言責以大義使非子羽不能對矣子羽之言族其隱心故其出入無患得以成禮而去

以眾逆以兵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

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欲以城外餘地為壇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

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撫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

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

圍蒙其先君蒙欺也言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是使我欺其先君也將不得

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其蔑以復矣不得唯大夫圖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無備將恃大國之安靖已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以鄭使為戒

莫不憾者恨楚行詐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謂不奉楚

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鄭之在楚與守舍之人相類其敢愛豐民之秘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纛衣而入許之入逆而出

子產爭承左傳昭公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天子

畿內供職貢者鄭伯男也伯爵而在男服蓋削弱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

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晉侯使人來責

貢賦無月不至貢之無藝重而無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

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

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游

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

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不競於晉亦為所陵何國之為仲尼謂

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子產不耻孔張失禮左傳昭公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定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

有不共恪孔張後至孔張當從君於廟門外揖客而入乃後客而至立於客間

禮大夫立于東夾南面張立于客間者蓋賓執政禦之

入未升階時立于西方而張誤立於其間矣適客後張移立于西又禦之適縣間張益趨西乃立于客

禮記

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
為之笑也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
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
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戰敗罪及而弗知僑之耻
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
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
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受賑君祭賜以
肉歸賑歸肉於公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
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

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子產重環 左傳昭公十六年

宣子韓起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定子產弗與

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吉子羽揮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

偷也晉國盟主韓子執政不當薄待之若屬適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

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

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

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

難立而無令名之患謂宣子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

晉禮藉其嚴整
豈惟鄭國難商
人亦利賴之

人之環猶能知
守推是心也以
保疆圍其焉能
有失是故惠政
之滿於鄭也

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鄭謂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夫國之求

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

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

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

罪不亦銳乎細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

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

復也再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

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初在畿內桓公

俱庸次比耦用次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

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強市其物

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

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

教敝邑背誓盟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

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供無法之誅求鄭鄙邑也亦弗為

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

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子產對晉讓登陴左傳昭公十八年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城子大叔吉曰晉無乃討乎

辭客授兵有若叛晉故恐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

借晉憂鄭之
言以反之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
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
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貌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
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
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
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
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鄭雖與他
國接竟瞻望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奔走唯在晉

子產對晉問駟乞立故

左傳昭公十九年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

駟偃卒子綏幼族人立其弟乞綏告於晉

應如鄭

舅氏故來問

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

不天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

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

今又喪

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
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
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
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
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
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游吉使晉

左傳昭公三十年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舒使士景伯彌詰

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副何故

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

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

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以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

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暇先君有所助

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

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君有會葬則於禮為之加故善之而

不討其乏謂不明底其情無之情實取備而已以為

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

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

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

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曹

曹人請負芻于晉左傳成公十三年

宣公卒于師從晉伐秦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晉侯厲執而歸

諸京師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時子臧不義負芻將亡國人皆將從之而又討我寡君以

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時諸侯欲立子臧而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

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當時諸侯有罪一列於會

不復致討曹成公已與於戚之會故云君唯不遺德刑刑以伐叛以伯諸

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晉侯謂子臧時欣反吾歸而

君子臧反曹伯歸

○宋

華元平國左傳宣公十五年

楚子圍宋楚莊王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宋殺之楚遂圍宋積九月不服楚師將去

宋申犀舟之子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母畏申舟

穆王與宋昭公田孟諸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故其使聘時知必為宋所殺而不敢廢王命

冒死而行王棄言焉謂未服宋而去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時為王御曰築

室反耕者示無去志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

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

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躍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胡氏曰華元若

以大義責之曰子為正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

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眾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

宋人拒楚請華向左傳昭公二十二年

華向以南里叛宋元公惡華亥華定向寧因誘殺羣公子劫公公怒攻之華向入南里以叛求

助于楚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
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
媚於父兄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
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
若惠保敝邑無亢不秉亢蔽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
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
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
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
之

○陳

芊尹蓋奉尸終事

左傳哀公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

報入郢也

及桐汭陳侯

閔

使公孫貞子弔

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

吳子

夫差

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

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

顧動貌

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

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

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

不敢斥言君

無

祿謂陳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供積行

道之日以共其殯

一日遷次

一日之間便遷尸于次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

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

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

蓋能禮以對
發吳人納之

尸將事之禮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殮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又有朝聘而遭喪

之禮禮聘遭喪入竟則還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

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

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死者備使奉

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

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以吳辭以水潦故云英人內之

○齊

國佐不辱命左傳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晉郤克以笑故伐齊戰于鞍齊師敗績晉師追之入自丘輿擊馬

陘齊侯頃使賓媚人國賂以紀甌玉磬與地甌磬其成紀所得者

齊國喪敗之餘國佐猶能直辭

地魯衛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

抗敵卒以安全母亦晉君之母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以蕭君同叔之女爲名難斥言齊君之母也而使齊之

之言動其同類之心而非先王之命與收合餘

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

之命與收合餘之命與收合餘

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

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且是以不孝令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種物各從

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

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便於伐齊無顧

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

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五伯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

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

臣則有辭矣曰述齊侯言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

犒從者不敢抗言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

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背城借一齊

城更借一戰敝邑之幸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駢我亦得地所

而紓其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

之對曰羣臣帥賦輿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及齊國佐盟于爰

婁

晏嬰不死君難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棠公死崔杼往弔見其妻美而取之莊公

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

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晏子不避君難
惡矣以崔子之
大惡而猶知舍
晏子以從民望

也者豈為其口實俸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
任之且人衆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
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
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晏嬰使晉請繼室

左傳昭三年

齊侯景

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晉少姜卒齊復薦女

曰寡君使嬰曰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
難是以不獲不得不腆先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焜燿
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

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

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

言如常人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

董正也以振整也

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

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

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

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

實寵嘉之

虞人不應弓招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景

田于沛招虞人

掌山澤之官

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

以事推大此不可苟執有可苟

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

守官招而往者道之常非其招而不往者官之制君子韙之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

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而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

梁丘據不欲納魯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齊侯景將納公魯昭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臣二以幣

錦二兩匹適齊因高錡以貨梁丘據子猶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

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

死不知天之棄魯取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

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

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

子鉏帥師從公圍成

○薛

薛宰不代宋役左傳定公元年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奉敬王命宋仲

幾不受功曰滕薛耶吾役也欲侯之代薛宰曰宋為無道絕

我小國于周使不自通於天子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

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我踐土後于周若

四卷 五十五 五十六 齊侯

從宋代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言薛舊為宋役薛

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

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

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薛居周世不得為

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鞅新代

於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

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彌牟怒謂韓簡子信曰薛徵於人

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屈於而抑我以神誣我

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

歸諸京師

○邾

茅夷鴟乞吳師左傳哀公七年

師入邾魯季康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

夷鴟以束帛乘圍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

其衆而背君之盟辟陋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

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

盟於鄆行魯哀公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滅邾成

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魯

八百乘之賦貢吳然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私以私奉

貳唯君圖之吳子夫從之

○楚

楚使反詰齊師 左傳僖公四年

齊侯桓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成使與師

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陸佃曰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楚是以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奭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禹貢荆州貢菁茅包束也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

不復南巡以膠舟溺於漢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

師進次于陘呂氏曰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貢賦以

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

之罪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茫

昧不可考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

真氏曰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

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

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仲豈惜乎哉蓋

有諸已而后可求諸人無諸已而后可非諸人齊桓之

內嬖如嬖同產不嫁內之失德者多矣滅譚滅遂遷陽

山之論若持
桃冶舌鑑照破
程公管仲心膽

伯者之師歟

詳九

卷八

屈完使齊 左傳僖公四年

楚子成使屈完如師弱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

之師與屈完乘共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

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

稷加惠於楚以辱收寡君不以同寡君之願也齊侯曰

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

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

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真氏曰屈完之

足以折服齊侯之心蓋善於辭令者也夔子不祀祝融

夔子不祀祝融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十二世孫

始封於楚夔乃楚之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

鬼神弗赦自竄于夔摯楚嫡子有惡疾不得嗣位故吾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胡氏曰諸侯之

而夔初能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

之非其罪矣呂氏曰夔子之對楚問正也其及楚怒而

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治言而不治氣雖有

正禮大義反為忿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

豈不甚可惜哉

為賈不賀子文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成將圍宋即晉使子文治兵於睢邑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欲歸重子玉復治兵於蔿邑終日而畢鞭七人

以此眾戰以此攻城霸略於張
續可樂見非德
以將之宜屈於
竟之對也

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所舉得人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

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

曰以靖國也先是子玉伐陳還子文以為功使為靖諸令尹叔伯曰若國何答曰以靖國也

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

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

能以入矣人其眾而治之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鍾儀不忘楚

左傳成公九年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二軍攻楚師囚鄖公鍾儀獻

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景觀於軍府見鍾

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也

鍾儀言度開雅整頓是宜文子之亟稱

也使稅之釋召而弔之問其族對曰冷人也樂公曰能

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

也側司馬子反也朝夕于其所尊敬之也不知其他公以語范文子燮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

也稱大子抑無私也遠稱少時事以示性之自然明不私於君也名其二卿

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椒舉辭謝宋天子 左傳昭公四年

楚子靈合諸侯于申宋天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

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墮布也輸也恨其後至故言將

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

申無宇執亡闔 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靈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闔人焉無宇

楚羊尹也闔守門者其人得罪走入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

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

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

章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天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

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五等公臣大夫能扶成人者大夫臣

士能理庶事者士臣阜造成阜臣輿舉眾輿臣隸屬於隸臣

僚供勞事者僚臣僕主藏僕臣臺給臺下馬有圍牛有牧以

待百事今有司曰女何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闕荒大也闕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眾所以得天下也吾

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也曰盜所隱器盜

所得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啓疆北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

成章臺而召諸侯皆禮甚矣遂啓疆無一言以譏其非反曲詞以徵魯公魯公畏其見陵亦遂不侯其前

何異焉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衆欲討之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亦盜王曰取而臣以徃使以闕去盜有寵未可得也戲言以我為盜方為君有寵未可取也遂赦之

遠啓疆致魯 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始成而祀曰落大宰遠啓疆

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昭辭曰昔先君承公命

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

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楚于重伐魯魯使子而

孫往賂之公衡為質而受盟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

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望魯朝傳序相授於今

四王矣共王康王邾及今靈王嘉會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送康

王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

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受明

命于蜀之事不虛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

如蜀之以公衡為質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

使臣請問行期見伐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稱兵而日質幣

謙言以請先君之貺問成公之不踐言公如楚

遠啓疆反大屈 左傳昭公七年

楚子靈享公昭于新臺章華臺也好以大屈弓名以為既而

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曰齊與

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不知專與何人而傳諸君君其

備禦三鄰魯將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奮揚不忍殺太子左傳昭公二十年

王平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初楚平王用費無極言使太子建居城父至是

無極譖太子與其師伍奢將據方城未至而使遣之知

去令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

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

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苟且懷奉初

以還奉初命不忍後命謂欲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

已王曰而汝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

奸也犯二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申包胥乞秦師左傳定公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楚平王殺伍奢及其長子尚次子員奔吳謂申包

胥曰我必復楚國復雙言以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

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吳入郢昭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先是楚以一裘

三年以肅爽馬拘唐成公亦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吳若滅楚疆場之

伍員之復楚申包胥之興楚料遠制勝各如所言兩敵手基也

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

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哀使辭焉曰寡人

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

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

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取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之義九

頓首而坐詩凡三章每章三頓首以謝秦師乃出以救楚

由于有能有不能左傳定公五年

王昭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詐為王車

服立國於脾洩以安路人恐其潰也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

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自知不能當辭勿行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如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

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吳人郢昭王奔入雲中盜攻王

寢擊以戈山于以背受之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

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藍尹豐見昭王國語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津見藍尹豐載其祭王

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

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

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役而汝棄不穀今而

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瓦欲得蔡侯之

藍尹不載昭王非棄君也是心也子西知之故請聽其詞而尹之言於昭王甚有善策焉故子

西使復其位其
曰毋忘前敗則
子西之因以
効忠於君者也

臨難抗詞不失
條節既言卜吉
而又言滅否無
常且及郊之役
先為遠猶

西使復其位其
曰毋忘前敗則
子西之因以
効忠於君者也

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傲君也庶悛

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鑿前惡乎君

若不鑿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

敗矣楚改司寇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

敗言見賈則王乃見之

○吳

蹶由不畏釁鼓左傳昭公五年

楚子靈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齊慶封

以朱方處封楚圍朱方以討之吳伐楚人至於羅汭吳

子夷珠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

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

以守龜守國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

而為之備尚克知之命龜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

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懈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今君奮焉震電馮盛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

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

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

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一滅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楚與晉戰

吉兆而敗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

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平王即位令尹子瑕言

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

謂矣怒吳子而作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越

諸稽郢行成於吳吳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

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

登胥自楚往簡服吳越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

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鈎弦也拾捍也喻胥勝未可

成必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聞王

不知設戎自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後吳王之心吾

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吳謂越為

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

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天命不在吳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

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

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謂攜

戰傷闔廬也言天李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

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

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

老子曰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

之至堅莊子曰

綽約柔乎剛強

乎於諸稽郢大

夫種之詞而有

感焉以越之君

臣所謀土地所

澤甲兵所聚豈

肯甘心於吳者

美言煇毒何不
悟也

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
下執事謂報見侵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
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句
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眩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
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徵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
埋之而狐搢之發也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
明聞於天下而又刈忘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六
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

義焉吳王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
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
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
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大夫種行成於吳國語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
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
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
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
然謀臣與牙爪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箕筮時雨

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
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
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
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
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
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
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
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
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
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

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戎翟

戎子不屈於晉

左傳襄公十四年

會于向

晉為吳謀楚

將執戎子駒支

戎子名

范宣子

士親數諸

朝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來

呼之使前

姜戎氏

四岳之後皆姓姜

昔秦人迫逐

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

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

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由戎

主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不得與會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

明

其大德謂我諸

戎是四獄之裔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從燭之武之言而舍戍焉。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雙輪無反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執其角諸戎掎之，胃其足與晉踣之。斃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遠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

無膏焉。也賦青繩而退。取愷悌君子無信逸言之意宣子辭謝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夙沙釐從鼓子 晉國語

中行伯 荀既克鼓，白翟以鼓子宛支來。傳作宛令鼓人各

復其非，所察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

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

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 吳乃之曰：鼓有君矣。已使涉爾

止事君，吾定而 汝祿。辭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

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

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

夙沙釐之持正
穆子之用人兩
得之矣

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
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功獻言於頃
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左粹類纂卷之四終



